

48-68

芸居易知錄卷八十一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

金

初將爲司農丞附秦檜九贊和議至是以綱觀文

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臨洮府

公李綱卒目綱卒於福州

福

綱監易口承

宋

宋高宗

綱目

建福
川府

年五十八贈少師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

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李綱一
世偉人

趙李定
論

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臭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雲間張氏曰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太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鼎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愴之好蓋可見矣。

綱夏四月韓肖胄罷綱五月金兀朮撒离喝分道入

寇

元木自黎陽趨河南徹离喝出河中趨陝西

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目秦

檜以其言不

誰答也詩大雅抑之篇無言不

甚懼謂給事中馮檣

楫

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

慮獨君鄉

向浚獨慮君意向張浚

未測上意

然上意不可測

君其爲

我探之檣人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

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

福

國不用此

人檣聞之喜綱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

金人于扶風

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

復其城撒离喝走鳳翔

由是

高宗誓
不用張
浚一

劉倚順
昌之捷

金人不敢度隴分屯
之軍得全師而還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

于順昌兀朮走汴口初錡赴東京

汴

至渦口

見上卷十一

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

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至

順昌城下謀

謀○今報東京已陷因與知府陳規議之細作

家寺中積薪於門戒

歛兵人城爲守禦計乃寘

置

家寺中積

悉

薪於門戒

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

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

時所造疑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

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綺募壯士五百夜斫

酌

斬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辯便上聲髮者輒殲

也尖○盡殺也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

灣兀木在汴聞之卽索韉靴字本上馬帥十萬衆來援

直用韉尖趨

鎬遣取訓約戰兀木怒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韉尖

趨同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耳謂太子必不敢濟

浮橋濟敵

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猶黎明也鎬果爲五浮

橋於潁河在鳳陽府太和縣界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飢

洪皓目
金密奏

渴食水草者輒病銷士氣閒暇軍皆番休

更番休息

方晨

氣清涼按兵不動敵力疲氣索乃出接戰敵大敗兀

朮拔營去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

强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既而洪皓

見七八卷十七

自金密奏

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

燕山見上卷二

之重寶珍器悉

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

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

失機會良可惜也

綱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

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

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諸郡又命梁

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

錡西援郭淮自以其軍長驅以闕苦濫反中原將發

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

忘復讎之意飛將李寶牛皐相繼敗金人於京西綱

樓紹罷綱遣使諭岳飛班師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

營諭指綱閏月金人寇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經略使田晟

破走之綱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綱韓世忠遣兵復海

州目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屬江南淮安府父老哀括金

岳飛將
京西之
捷

田晟涇
州之捷

耕夫荷鋤觀軍

夜叉木易富

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

之所過戈耕天皆荷鋤而觀綱張俊使王德復宿州

金人棄毫而遁俊入毫遽還壽春目俊遣統制王德

復宿州金守將馬秦降宿州屬江南鳳陽府平德乘勝趨毫

州屬鳳陽府與俊會於城父南○故城在亳州時酈瓊見上卷十九與

葛王烏祿在毫聞德至曰夜叉木易富也即遁去德

入亳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

而還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今山西潞

安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

王夜女

縛時止見夜女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女綱安置趙鼎

于潮州目秦檜惡鼎居越

越州卽紹興府見上卷二四

偁已徙知

泉州

今福建泉州府

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

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

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

丁沒都督府

錢十七萬緡

民口錢貫也

謫官居興化軍

治福建興化府

次翁及

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

潮州

今廣東潮州府

安置綱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目

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

岳飛郎
城之捷

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
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
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
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
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綱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
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岳飛留大軍
於穎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
城。今開封府郾城縣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

岳飛破
拐子馬

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月

布野兀朮以拐

乖上聲

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

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

斫○馬足

拐子馬相連一馬

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

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日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

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

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

見七六

雲將背嵬

見七九

戰

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

之殺兀朮塔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

見上卷十一

忠

義

見同上

兩河

河北河東

豪傑敗金人於垣曲

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

又敗之於沁水

見二十二卷十三

遂復懷衛州

見七十七卷十六

斷

短金

入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

在開封府城西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

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

吸口移文也

陵臺令行

上聲視

巡視

諸陵葺治之綱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

也

綱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目

岳飛奉詔班師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

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

見五二卷二

相

見同上

澤潞

見七卷

十晉

見同上

絳

見七七汾

見同上

隰

見同上

之境皆期日興

揭旗以
岳爲號

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自燕

見上

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

河北

治直隸大名府

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衄

肉傷

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

黠

閑人聲狡也

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

待岳家
軍來卽
降

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覲訓崔虎華旺等皆率

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乞

欣入聲

查等亦密受飛旗

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

其下曰直抵黃龍府

見七五卷十一

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

渡河而秦檜欲畫淮

淮水在江南鳳陽府

以北與金和諷臺臣

請班還

也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輕重

載衣物車

疾走

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

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

十一奉
十二金
字牌

直抵黃
龍府痛
飲

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乃自鄆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

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

見三五卷三十

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與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

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

漢水在湖廣襄陽府

土六郡

開

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

叩

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

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

汴京城

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

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

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

書生叩馬說兀朮
書生至
言

兀木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飛至鄂

見上卷三一

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歎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檜所凡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破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

秦檜固萬世之罪人